

井 上 靖——著

冰壁

日本經典名著17

劉 華 亭——譯

星光出版社——印行

冰 壁

井上靖／著

劉華亭／譯

星光出版社

冰壁

日本經典名著系列 17

原 著 者：井上靖
原出版者：新潮社
譯 者：劉華亭
編 輯：星光日文編輯部
發 行 人：林紫耀
出 版 者：星光出版社

臺北市寧波西街 116 號
電話：3034812・3095912
傳真：3019270
郵政劃撥：0014243-1 號
星光出版社帳戶

印 刷 者：傑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40 巷 48 號
電話：2489527

排 版 者：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陸玖號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刷

定 價：270 元

兩册不分售

ISBN：957-677-162-5

中文版授權・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Yasushi Inoue HYOHEKI

Copyright © 1956 by Fumi Inoue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Fumi Inoue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Sing-Kuang Book
Company Ltd.

冰壁・目次

第一章	1
第二章	39
第三章	73
第四章	130
第五章	167
第六章	219
第七章	267
第八章	312
第九章	355
第十章	391
第十一章	427
井上靖——人與作品	448
關於《冰壁》	460

第一章

魚津恭太在列車即將駛入新宿車站時醒來，周圍的乘客已經從座位上站起來，拿下置物架上的行李或披上秋季大衣。從松本搭上本列車，魚津立刻睡着，除了途中醒來兩三次，幾乎可說一路睡到底。

錶上的針正指着八點三十七分，再過兩分鐘就到新宿站。魚津伸了一個懶腰，將手探進披在毛線衣上的茄克口袋，取出和平香菸啣在嘴上，同時將視線移向窗外。那裏有數不盡的霓虹燈在閃爍，將新宿的天空暈染成一片爛紅。每當從山上下來，目睹東京夜景時所感受到的困惑，此刻又湧上魚津的心頭。那是暫時沈浸在山中寧靜的心靈，被拉回都市喧囂中時所產生的一種抗拒，只是今天這種抗拒特別強烈些。

待列車停穩後，魚津將背包掛在左肩，歪戴着黑色狩獵用具雷帽，口啣香菸，將五尺五寸、寬肩、結實的身軀跨上月臺，然後佇立在那裏好一會兒。

現在走吧！朝那人羣聚集的方向！現在該邁出去了！邁向那人們生活並蠢動的世俗漩渦中！魚津並未將這些話說出口，只是在心裏嘟囔着。他並不厭人，也不孤僻，但是每當從山上下來，

他總要如此告誡自己。平常這種告誡的作業，在離開車廂步到月臺前，便已結束，但今天或許由於山的詛咒力量比平時更強吧！

走出新宿車站的正門後，魚津搭上計程車。他根據自己在都市生活懶於徒步的習慣，像運貨般由一個地方被搬運到另一個地方，但是在他的心中，山上夜晚的黑暗與閨靜，仍然隨着他在東京的燈海中移動。

他在過了數寄屋橋的地方下車，走進銀座の後街。銀座依然熱鬧。他推開D通訊社大廈旁，門上寫着『濱岸』的小餐館的門簾。他之到銀座，是想在這常來的餐館吃點像樣的東西。

『請進，又去爬山啦？』

身穿白色烹飪衣的胖老板，從正面的烹飪臺向他打招呼。店裏沒有別的客人。

『我去爬奧穗。』

『那裏人不多吧？』

『只遇到兩組人。』

魚津把背包交給下女，在最靠近烹飪臺的位置坐下。

『紅葉一定很美。』

『星星更美。在涸澤一帶的——』

昨晚在涸澤山中小屋所仰望寒星燦亮的光芒，此刻仍映在魚津的眼簾中。

當他以烤香菇作下酒菜，喝了一瓶酒，又就着煮鯛和味噌湯解決晚餐後，老板的弟弟、在店內幫忙的阿文，正好穿着白色烹飪衣從外面回來，一看到魚津便說：

『你來啦！』簡單的寒暄之後，馬上接着說：『小坂先生剛才還在這裏。』這時，站在烹調臺前的老板也說：

『對了，小坂先生來過。他這次很稀奇，沒喝酒，吃過飯就回去了。』

『好久沒見到他，真想看看他。』魚津說。

『聽說他要在常磐會館二樓，和什麼人見面，現在可能還在那裏。』

『是嗎？』

魚津想，能和小坂乙彥見面最好，因為從上個月一起攀登谷川岳以來，兩人一直未碰面。

付過帳後，魚津走出『濱岸』，來到距離約十米外的常磐會館二樓咖啡廳。樓梯口有霓虹燈，魚津站在那裏，環視擺設十五六張桌子，明亮而寬廣的店內。那種氣氛，令穿登山裝的他不由感到躊躇，座位大都被年輕人占據了。

魚津一時找不到小坂。小坂乙彥獨自一人在窗邊的座位背朝門口而坐，修長的身體略顯不安地向前傾。

魚津穿梭在桌間，走到小坂身邊說了聲：『喂！』並拍拍他的肩膀。

小坂驚愕地回過頭，『哦！』了一聲，然後說：『原來是你。』

『那有這種招呼法。』魚津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。

『不，我在這裏等人。』小坂盯着魚津的眼睛問：『你去那裏？』

『穗高。』

『一個人？』

『嗯！』魚津接着說：『你說等人，是誰？等很久了吧？』隨着這句話，魚津發現小坂驚愕的臉上掠過一絲陰影。『空等了，是嗎？』

就在說這句話的當兒，魚津看到一位身穿和服的女性，由對面桌中朝這邊走來。她穿着一套黑色素的和服，繫着紅色寬衣帶，右手抱着大型漆皮手提包。當魚津知道那女人朝這方向來時，心中暗想：她是小坂曾向自己提過的暗戀對象八代美那子嗎？如果是，自己就來得太不是時候了。他可不想一下山，便捲入人際關係的漩渦中。

那女的走近，便向小坂打招呼：

『抱歉，讓你久等了。』

『這位是魚津先生，是我登山的夥伴。』

聽到小坂的介紹，對方低低地發出一聲『哦』，隨即說：『我叫八代。』並向魚津行禮。

當對方的視線掠過自己，魚津方才猛然醒覺，打從對方進入店裏，入座並向自己行禮，魚津的視線一直盯在對方身上而無法移開，不過，魚津對自己這種行為並不引以為恥。這對一向害羞

的他而言，是頗爲反常的現象。魚津覺得自己的視線，毫無抗力地被對方吸引過去。

八代在空位上坐下。這時，有一股意念滲進魚津的心中，他不能再將視線投置在坐在自己與小坂之間的這華麗的存在，因此將眼睛轉向窗外。

『只是個普通的聚會，原以爲很快便能溜出來，沒想到開始時間延了一小時。——是我請你來的，真抱歉。』

『不要緊。』

『你一直坐在這裏嗎？』

『在這裏磨上半小時或一小時，我很習慣。你說有急事，是什麼？』

『有東西要交給你。』

『什麼東西？』

『等會兒再拿給你。』話雖如此，但她似乎馬上改變主意，打開手提包說：『是這個。』

『那是什麼？』

『不，請回家再打開。』

只有這一剎那，在魚津聽來，八代的語氣才有一絲嚴厲。

魚津把臉轉向他們兩人。當小坂正要吧用商店包裝紙包好的小紙包收進自己的皮包時，八代

美那子說：

『事情已經辦完了，我想告辭。』彷彿她是專爲此事而來。

『不要慌，喝杯茶再走。』小坂說。

『我什麼都吃不下。』

聽到兩人的對話，魚津站起來說：

『我告辭，我很累。』

他本意是想迴避。

『啊，請別客氣，我要走了。』說着，八代美那子站起來，向魚津說了聲：『請。』試圖讓他再坐下。

在美那子的舉動中，魚津感到一股真切，這令他覺得若忽略對方的好意就此迴避，似乎很不得當，但如果自己留下讓八代美那子回去，再怎樣也可說是朋友，這樣對小坂乙彥是說不過去的。

『請別這麼匆忙。魚津，你坐下。太太，妳也坐下，即使五分、十分都好。』小坂說。

『那我就再坐一會兒。』由於八代美那子再度坐下，魚津也只好坐下。『我想要冰淇淋，魚津先生，你呢？』

『我想來杯咖啡，已經三四天沒喝了。』

『你到山上幾天？』

『在山中小屋住過三宿。』

小坂叫來女服務生，點了兩分冰淇淋和咖啡。

『小坂先生，你最近沒登山嗎？』

『請假不容易。不過，最近我寧可翹班也要去爬。我和魚津約好，利用年底到新年這段時間去爬奧又白，所以事先要把身體鍛練好。』

兩人對話之際，魚津在沈思一件事：剛才小坂稱坐在身邊的這位女性爲太太，那麼必定是有夫之婦，前些時候小坂曾約略提起這女人，但並未說她已是人妻。

不過，魚津的困惑並不在於小坂過去未提及而此刻方才知曉的這件事，而是比這更直接，在魚津看來，八代美那子怎麼也不像已婚的女人。或許一個未婚女子，在談吐及舉止方面不會這麼穩重，但事實上，在八代的美貌本身，也具有一種穩重感。

然而，無可諱言的，聽到對方是有夫之婦後，魚津還是感到些許失望。當他發現自己的失望中完全忽略摯友小坂的立場時，覺得自己真的有點不對勁，這或許是獨自一人仰望穗高山上那迷人的星光，而星光所施與他的魔力尚未完全解除之故。

從窗口看得見藥品廣告的霓虹燈，在遠空中輪流浮現紅色與藍色的文字，魚津一直將視線投注在那單調而空虛的反覆中。小坂乙彥和八代美那子，正在交換無關緊要的對話，不久，聽到美那子說：

『那，我要……』

魚津感覺到她準備離去的氣氛。

『不，我走。我根本沒事，我只是想看看小坂而已。』魚津說着，先站起來。『再見。』匆匆施禮後，從旁邊的椅子上拿起背包。

『我也要回去了。』

美那子也站起來，只有小坂坐着不動，魚津看到小坂的臉和先前一樣，掠過一股落寞的陰影。他把視線移向美那子，發現美那子的神情也像剛才那般流露一種真切的意念，使她的面頰肌肉緊繃。

這和剛才站起身的情況完全相同，只不過魚津喝了咖啡，美那子吃了冰淇淋，拖延大約十分鐘而已。

魚津不理會這些，逕自把背包掛在肩上說：

『再見了。』

向兩人道別後，他便走開，下了樓梯來到人行道上。魚津選擇計程車擁擠在一起而無法動彈的地方穿過馬路，朝新橋方向走去。魚津知道自己有些興奮，也知道僅僅遇到一位美女，自己便變得與平日不同。當他離開美那子的身邊時，感到一股奇特的感受，雖然他承認對方是個美女，但美貌本身其實並不可靠，因為剛從山上下來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會渴望人類，而覺得任何人都和鵲可親。

雖然實際情形不甚清楚，但對方是和小坂乙彥有某種特殊關係的女性，若被她擾亂心靈的平衡，那麼不管怎麼說，這種缺乏自覺的行為都不足為訓。魚津想，我的心變得有些淫蕩了。這麼說來，昨天深夜醒來，走出山中小屋，一面打着寒顫，一面仰望迷人星空的那份陶醉，在某種意義下，或許也是一種淫蕩。欲把美好的東西占為己有，似乎都帶着些淫蕩的意味。

『終於趕上你了。』

魚津聽到聲音回過頭，八代美那子正微喘着氣走過來。

美那子的臉色顯得有些蒼白。這時兩人駐足的一家酒廊霓虹燈，將人行道染成青色，因此美那子的臉色也顯得蒼白，但魚津並不認為是這緣故。八代美那子的表情頗為凝重，彷彿有什麼重大的事情。

『請問你朝那個方向回去？』

『我住在大森。』

『我要回田園調布，我們方向相同，如果不介意，能否讓我送你回去？』

『可以啊！』說過後，魚津問：『小坂又怎麼啦？』

『剛才在那裏分手了。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。在見到我之前我並沒有這種想法，但見面後，忽然產生這個念頭。你是小坂最親近的朋友，我常聽小坂提起你。』

『也許算得上最親近吧，我們從學生時代就是登山的夥伴。』

魚津和八代美那子並肩走到土橋，在那裏尋找計程車，一輛車體較新的中型車駛近時，魚津攔住它，讓美那子先上車，然後自己跟着坐上去。

『到田園調布。』魚津向司機打招呼。

『哦，這樣的話……』美那子欲言又止地嚥回下面的話。

當汽車開始行駛時，魚津以稍微嚴肅的語氣問：

『請問有什麼事？』

『我把你當作小坂先生最親近的朋友，才和你商量。』

魚津想，和小坂最親近這句話需要補充說明，但他並未開口。

自己是不是小坂最親近的朋友，有重新考慮的必要。作為登山家，二人確實很緊密地連在一起，如果有一天，自己將和某人一起遭受死亡，對方可能是小坂。但魚津相信，兩人間的連結只限於山這特定場所，一旦離開山還要繼續保持這種連結，那將是多麼煩人的事。山從未教人如此作。離開山這特定場所後，自己對小坂究竟了解多少？其實一無所知。

『你聽過我與小坂先生之間的事嗎？』

美那子說。魚津不禁看了一眼美那子輕輕交握在膝上的雪白纖手。

『不。』

他搖搖頭。魚津所知有限，這答覆不能算說謊。

『說真的，剛才我把三年來小坂寄給我的信全部還給他。』

魚津將視線朝向陰暗的窗外。汽車正駛到濱松町附近，似乎打算從品川經五反田駛向田園調布。這時魚津忽然又想起山中的陰暗與岑寂。他雖不知八代美那子將商量何事，但覺得自己對這些毫無心理準備。

『我很感激小坂先生的情意，但這令我感到困擾，因為我有丈夫。』

『我了解。』

『所以我想麻煩你向小坂先生說清楚。』

『要我怎麼說呢？』

『這……』美那子突然閉上嘴，顯然魚津的回答和自己的預料不同，因此感到困惑。『你不願意嗎？』

『我不是不願意。』

『我知道這種事會讓受託的人感到困擾。』

『我只是不了解妳和小坂之間的事情。記得在一間山中小屋，曾聽小坂提起妳的名字，僅此而已。因為在山上度過幾天後，心情會變得興奮，任何人都會加油添醋地把一些真實的或虛構的事說出來。除了編造虛構的故事來寄託心情外，無法表達自己當時的心境，所以我以為小坂說的也是這類故事，而予以敷衍。說真的，我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』

事實的確如此。在山上人們常會說些以自己爲主角的愛情故事，雖然情節多半不可靠，可是在那瞬間，由故事中透露出那人對人的眷戀情懷，卻是無可置疑的，魚津本身也有過這種經驗，同時在別人的行爲中也感覺到這些。

美那子發現要說明自己與小坂間的關係似乎頗爲困擾。

『我們乾脆下車找個地方聊聊。』

『這樣也行，不過……』

美那子似乎礙於計程車司機，而不便開口，魚津也覺得下車重新走進附近的咖啡廳是件麻煩的事。

『乾脆到府上附近如何？府上離田園調布車站遠不遠？』

『只差六七分鐘的距離。』

『那麼，我們可以邊走邊談。』

這時候，疲勞開始襲擊魚津的身體。正常上山兩三天甚少感到疲勞，但今天爲了趕搭由松本開出的列車，他以三小時完成由涸澤的山中小屋到上高地，平時需四個半小時的行程，或許是這緣故，疲勞才襲擊得特別早。

『我不太清楚穗高，但這時候一定很冷。』

『山上曾下過新雪。』

『啊，已經下雪了！』

『比往年遲些。』

兩人選擇與小坂完全無關的話題閒聊着。計程車在亮起車燈不斷往返於國道線上的車輛間，長時間行駛。

在田園調布車站前下車後，橫過廣場，沿着坡度和緩的綠蔭大道走上去。沒有行人。落葉在兩人腳下發出颯颯的聲音。

魚津一直等待對方開口，可是對方遲遲不作聲，因此走到坡道半途時，魚津便打破沈默說：『你認識小坂多久了？』

『大約五年吧。那時我尚未嫁給八代。出嫁後暫時沒見面，直到大前年的耶誕節在銀座邂逅，此後有時見面或收到他的信。』

『是那一類的信？』

話說出口，魚津才發覺自己問得不當。

對方帶着些許苦惱，在尋思如何答覆。在黑暗中，魚津感到對方正凝神平心靜氣。

過了一會兒，美那子開口說：

『那是示愛的情書。』

『就算示愛也無濟於事。』